

“记忆”石刻抒怀

郭进栓

站在我的家乡——平顶山市新城区市民广场新近落成的“记忆”石刻前，我心潮激荡，热血沸腾，浮想联翩，思绪万千。

是的，我站在“记忆”石刻前，想念一段时光的掌纹，想念一个站在来路也站在去路的、让我牵挂的故乡的人和事。

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家乡，不爱曾经刻入生命的记忆。

“记忆”石刻以市民广场中轴线为对称轴分布，共由20块大方石组成，方方如印，其下为如油的墨池。方石材料为将军红花岗岩，四个立面经艺术雕琢。“记忆”石刻每五年大事记占一石，采用浮雕的形式表现，在方石的南立面以中英文对照的文字形式叙述，北立面镶嵌银铜制作的年代标示。

“记忆”石刻浮雕由清华美院雕塑创作研究室负责设计，由中国白玉石雕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定继承人安荣杰大师现场指导施工。第一块为序碑，其余13块分别记载了我市从“一五”到“十二五”期间的发展历程、重大事件、崭新面貌。这14块浮雕，雕刻了我市的成长史、奋斗史、辛酸泪、点滴

情，描绘了世间冷暖、人间阴晴。剩下的6块留做继往开来之用，寓意着我市美好的未来需要全市上下接力开创。

我的思绪没有停留，越过时空，飞向古老的蛮荒时期。山风怒吼，车骑交辙，刀剑撞击，我仿佛听到了千军万马喊杀声的声威。这里，是春秋中期有名的“湛阪之战”的古战场。晋平公元年（公元前557年），晋国的荀偃、栾黻率军进攻楚国，楚国公子格率军和晋军战于湛阪，楚大败。晋军越境进犯方城外。雄将劲卒，争霸一时，留下尸骸遍野，白骨狼藉，一切又归于沉寂。一世之雄而今安在？无人再来问及。沉寂呵，沉寂了几千年，冬风夏云，白雪霏霏，白草衰草。岁岁枯荣，谁人问津？

时针倒转回60年前，这里一片荒山野岭，终年被云掩雾埋，沉睡在地老天荒的深山野谷之间。山民以土地为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沿袭着古老的方式生息着。人们只知道地面农作物的长势，收成、春播秋藏。直到20世纪50年代的中期，在沉睡了几亿年之后，平顶山才终于苏醒过来。一批又一批的建设者，从祖国的四面

八方来到这里，他们的帐篷就扎在湛河岸上，洗、吃、饮用的都是湛河水。

湛河在流动，壮歌一曲曲。这是改革潮奔腾激进的浪花，是时代雕塑雕刻的群像。这不仅仅是歌赞的篇章，而且是艰难崛起的铮铮足音。

所有的故事，都连接着历史。在岁月年轮碾过的地方，先民们用生命造就出一片金黄色的灿烂，他们使平顶山这片厚重的土地有了多姿多彩的欢乐，至今仍在感染着人们，鼓舞着人们，并成为一道耀眼的风景区。

透过历史的烟云，仿佛能看得见我们的先民那衣食丰足时的欣喜面容，听得到丰收共庆时的欢愉之声。

我站在“记忆”石刻前，寻找着平顶山人的足迹，也探寻着平顶山人心灵的历程。尽管如寻找雪泥鸿爪，尽管如拣取断线遗珠，但我一直兴趣盎然，就像一页页翻阅着一部深深吸引我的大书。

这是一部风云跌宕、意蕴深远的书，这是一部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书，这是一部启迪心智、激荡热血的书。平顶山人，大地

所生，大地所养，他们把自己的青春、爱情，无私地奉献给了平顶山的事业。他们历尽苦难，百折不悔。他们走过曲折坎坷的小路，也走过铺满鲜花的坦途；他们尝过摘到果子的甘味，也品过吞下黄连的悲苦；他们是一群大江东去、大浪淘沙式的人物。他们的劳累，他们的爱憎，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意志，他们的精神，他们的襟怀，他们的坎坷，都深深地凝结在了平顶山的泥土山石之中……

生活旅途上的风雨、泥泞；艰难跋涉过的丛莽和沼泽；命运之舟勇猛撞击过的激流漩涡；在云层中射下来的一束束振奋人心的阳光……现在都悄悄地退后了，变成了色泽模糊的背景。

哦，背景，那和平顶山人的命运连成一片的背影，其实早就融进了平顶山人生命的年轮。

一切，都幻化成了一长串数字，一串沉默的数字。怎不让人奋发前进？

今日平顶山，你是平顶山人树起的丰碑，他们创造了你，他们更不会忘记你——你将永远昭示后来的平顶山人。



八连旧事

高淮记

我说的八连，不是南京路上的八连，也不是上甘岭上的八连，是我当兵的八连。大裁军，部队番号没了，八连永远也不存在了。可是，我忘不了八连。

我入伍到遂宁，只有三天，与人摔跤，右胳膊骨折，连夜弄到南充51陆军医院，打石膏上夹板。因为我，原本一个月的新兵集训，提前结束。后来，听说我被分到了八连。八连是个步兵连，老乡都说步兵连最苦。我的心，苦上加苦。万没想到，在病床上收到了指导员信，是他把我带到了八连的。安慰，鼓励，关心，如一盆炭火，温暖了我冰凉的心，人未谋面心相见，只盼早日归队。

指导员白为亮，白族，云南大理人，爱兵如子。见我人虽出院伤未全好，就留我在连部，当通信员候补，直到全好了才下班。他是我今生所遇第一个好人，他给我信心勇气，一路走来再无畏惧。后来，他身体有恙转业了，梦里他依然慈祥，相见恨晚，相处很短。

连长文德贵，云南麻栗坡人，脸黑得像锅底，眼珠突，嘴唇乌，个子不高，走路背手，从来不放一个喜脸。回连队头一天，背过脸骂我：“河南吊兵，入伍三天打架，全团出名。”我从头凉到脚底。然而，后来接纳我，认可我，关爱我。他单手举枪，不离八九十环，跟他学武，我也武艺见长。他粗中有细，细中有情，幽默爱人。一次全连集合，他问道：“一个猪几个猪肝？”答：“一个猪肝。”他又问：“一个连几个连长？”又答：“一个连长。”他再问：“一个猪，一个连长，连长不吃谁吃？”大伙大笑，这笑容，这是我永不谢落的快乐之幕。静思与人之交，自始至终者良，平淡如水者长，先亲后疏者虚，趋利避害者恶。

此生注定与云南人有缘，我的第二任连长也是云南人。他长我十岁，文化虽低，头脑聪明，性情率直，带兵有方。是他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生于斯时，当为斯事。我不避讳，我是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当年，全师三个名额，师长、政委的警卫员，一去武大，一去南开，剩下一个要找基层兵，连长李嘉武推荐了我。1972年清明时节，我怀揣明媚，走进川大，像一块干海绵，掉进知识的清水里。连长是我的一生挚友，一生崇敬，一生亲爱。去年春节，他永远地走了，我永远地爱他。

八连，我最讨厌我的副班长。班长还没让我洗脚，他命令我。他叫我唱样板戏，我说不会，他就说我顶二话，摆学生谱子，骂我臭新兵蛋子。当新兵的日子，真难过了不是假难过。岁月流逝，这些当时伤心伤肺的事儿，也早已化成回忆的油炸小糖角儿，一嚼一个香，还有点儿甜。

的第二任指导员姓周，四川人，后来做到将军，与之朝夕相处的日子，我受益匪浅。第三任姓李，贵州人，精明能干，相处如兄弟。八连的官，没有不说不说我不偏的，也没有对我不好的，个个对我有启发。有一年全团野营拉练，在射洪县休整，要求一个连出一期墙报，要搞评比。副指导员彭整和我忙到夜里12点才完成任务。正在自我欣赏，一阵风雨骤打，雨点打在个稀里哗啦。我说，就这吧。彭坚持重抄重贴，又弄到快天明。评比结果出来，“八连第一”。光彩告诉我，要做就做好，不到最后不言放弃。我从射洪师范拿了书。走一路翻一路，看一本丢一本，因为背不动，最后只落一本《心理学》，至今还睡在我的破书柜里。还有一件小事，部队凌晨4点开拔，我瞌睡得很，彭精神得很。他说作诗吧，顺口念“明月在西”，我接“马鸣惊鸡”，让他好生笑我。我斗字五升，哪里作得诗来，“马鸣惊鸡”可比“空中撒盐”，成一生笑料。

八连，上过重庆日报，稿子是樊副团长写的。那晚上，他写我抄，开始快，写一页抄一页。快天亮时，我睡着了。他轻声细语喊“小鬼，小鬼”，我揉揉眼，好生惭愧。一星期后，八连的事儿上了头条。现在，谁要是能再喊我一声“小鬼”，该有多美，人生真幸福，尽在少年时。

八连，一个栽倒不趴下的连队。因为枪走火丢了四好，第二年就拿回来。刚去农场，咸盐辣椒面儿下饭。团政委来视察，问大家苦不苦，全连高喊向团首长致敬。第三天，团里派车从百公里之外运来蔬菜。官兵关系如此，不可能没有战斗力。八连，不窝囊，长途奔袭，精疲力竭之时连长振臂一呼，甩掉红九。八连，苦活累活儿难活儿总有份儿，因而也磨砺人，造就人。18个新兵，我第二人造就。从八连走出去的人不少，军区，军校，军医大，研究所，个个不丢人。历年转业复员的八连人，遍布中国多省市，有许多大有出息。我是没出息的一个，但我爱八连，忆八连旧事，重回青春少年。

八连，我最讨厌我的副班长。班长还没让我洗脚，他命令我。他叫我唱样板戏，我说不会，他就说我顶二话，摆学生谱子，骂我臭新兵蛋子。当新兵的日子，真难过了不是假难过。岁月流逝，这些当时伤心伤肺的事儿，也早已化成回忆的油炸小糖角儿，一嚼一个香，还有点儿甜。

八连，是我幸运之连。我



巍峨昆仑山

吴刚 摄

三月，随梅花在枝蔓炫色

赵洪亮

许是和梅花有缘，许是想给心情一个放假的理由。惊蛰过后，蛰伏一个冬天的想法经不住朋友的撺掇，相约梅园之旅。

上午7点半，从市区南站上宁洛高速，穿过山水小城舞钢，向驻马店遂平境内进发。

梅园紧临嵯峨山不足一公里，是温泉小镇15平方公里度假村的一部分。谈笑间景区的大门映入眼帘，欧式的门楣上写着：郁金香风景园。难道错了？带着疑惑，大家三三两两入园。

此时的景区是空旷的，几尊欧美雕塑一路点缀。没有秋蝉的聒噪，土地是安静的，往日一望无际的薰衣草还在沉睡，如冬天刚过的记忆隐于话题。阳光懒散在草丛、叶片、孩子们放飞的纸鸢上。放远望去，目光处大片粉霞晕染，园子像一本翻开的童话静谧在辽阔的大地。

随游人向北。草地上，游人或躺，或坐，情侣相互依偎。三月就是这样，让人浮想起一个字：飘。恍如心情终于走出了冰冷的冬季，生活开始变得蠢蠢欲动起来。每个人都尽情地享受着春天的和煦，懒洋洋的被窝再也留不住一颗萌动的心，呼吸新鲜空气，听飞鸟鸣啾，感知大地的勃勃生机。

沿着乡土小道，作别小桥。梅园近了，就在眼前。

梅园，分东西两个园子，隔着篱笆，隆起的黄土，黝黑的虬枝，梨白的梅花在枝蔓炫色。带着一份热切，漫步林子，低矮的枝条不经意就触碰到了我的肌肤，我和三月一门心思吸食着枝叶氤氲的气韵，不时对视这些被土地宠爱的女子。

享受着，享受着这片园子带给我的芬芳，想梅园是怎样把花苞绽放枝头，花瓣又是怎样乖巧地随风颤动，梦一样摇曳在青山的臂弯里，宛若大地母亲发髻上插了粉红玉簪。

把思绪停留在梅花上，每一株都被打扮得或淑芳，或伸展，或乖巧，或浪漫，枝条散开很有朝气，向天空展示着自己的装扮。那花朵，像一个个可爱的孩子，羞红了脸，弄得三月醉倒在树荫下，清透着岁月的甜美。

三两只麻雀，在枝丫间顾盼，孩子快活而又近乎撒野般地爬高上梯，尽情释放着被城市困扰的烂漫。

置身于此，让心态渐渐安静、空灵，和这园子的梅花一般，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定位，心情随之变得淡然。

突然想起了北宋诗人林和靖《山园小梅》里的诗句：众芳摇落独喧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微闭双眼，仿若柴门虚掩，清风随意来去，半扇格子窗开着，月光流泻一种叫慢的光线。假如真的那样，我就会坐在那把藤椅上细细地品味你的飘逸、你的淡然、你的灿烂、你的馨香，在天高云淡的远景，放置淡泊，在小院幽静里，对白情感。

小风丝丝缕缕，滑过额头，深呼吸，气息里疑似有幽香沾染，我的周身已经被一缕缕看不见却闻得到的香气牵着。风很随意，缎子般光滑，在我梅花树之间传递着亲切的灵感，让我在如此静谧的空间里，聆听来自蜜蜂、来自虫鸣、来自鸟儿的语言，呼吸清香的空气，令感觉再次轻盈，再次舒展。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美好，什么是曼妙，什么是陶醉，什么是自然。

回想所走过来的日子，已没有了年少时的轻狂，多了一份沉稳，多了一种对生活的感悟，浮躁的心绪开始慢慢地平静下来。面对着花花世界，考虑更多的也许是生命的淡泊，随意，感恩与回归吧……

归途悠悠，不知不觉，夕阳下沉，有一点点的凉意。天色已开始黯然起来，车灯如流萤穿梭，织出一个个变幻莫测的胶片。身后的嵯峨山，这个水墨美景都随之于平静，只有舞钢难舍难分的友情和梅园的粉霞还在抒情一曲，轻轻柔柔，绵绵长长，似远似近，似近似远……

忽然想起故乡烧火做饭的土灶台。灶台，像农人一样出身卑微。十几块黄土做成的土坯，靠着黄土泥的黏合，一坯一坯垒成方或圆的形状，灶台便诞生了。灶台卧在灶火的一角，历年经月，烟熏火燎，虽土气，憨实朴拙，却默默相伴岁月，哺育春秋，养人养家。

灶台有嘴，吃的是柴草；灶台有腹，乃灶膛，红红的火焰热烈地舔舐黑黑的锅底，灶火内氤氲温和；灶壁熏得乌黑，锅盖、锅铲、瓜瓢、饭勺无不刻满岁月深深的印痕。烟囱是灶台伸向天空的尾巴，炊烟在村庄的上空，飘飘袅袅，经久不散。

灶台，一日三餐不离柴，各种柴草，山林总总，兼容并燃。秋风过林，落下的枯叶；山林中的残枝枯干；沟坡中的杂草木枝；麦秸秆、玉米秆和豆秆，还有玉米茬、高粱茬、黄豆茬、芝麻茬……皆可入灶。深秋寒冬，农事闲暇，农人便上山拾柴。林间的枯叶，耙子搂过，一筐筐挎出山；漫山的蒿草，快镰割过，一捆捆背出山；林中杂木，镰刀斧头砍过，一车车拉出山。日积月累，陈年旧柴，码齐垛好，堆在房前屋后，带来温暖和欢乐。

烧火与做饭，前因后果。火烧得好，饭菜才做得香。煮什么饭，炒什么菜，烧什么柴，要添多少柴，保持多大的火候，都需要经验。柴火添得少，烧着烧着就灭了，添得太多又浪费，火势反倒不旺。怎么烧火，绝非易事，需耐心与技巧。逢年过节，蒸馒头、炖大肉，需劈柴大火；蒸米、煎鸡蛋、需小柴小火；烙馍、炕烧饼，需麦秸、茅草、树叶匀火。一根根、一把把柴草，送入灶膛，或猛烈或温柔，噼噼啪啪，燃起温暖的火焰，让人心生希望与期许。

灶台传承着黄土的厚道，烧制出可口的饭食，一顿饭，一家人，过出和美的烟火日子。单调、孤立、纯粹的大米、玉米糝、红薯、南瓜和萝卜、白菜、芝麻叶，经灶与火的催化，在锅内搭配、融合，变成色香俱佳、酸甜香辣、滋味十足的美食。当炊烟袅袅，锅盖响动、饭香弥漫，那便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诗意而温馨。

灶台是母亲们的舞台，她们一辈子都在灶台边忙碌。每天清晨未亮，母亲们就早早点亮炉火，让炊烟袅袅升起。

灶台情愫

翟红果



除了做一家人的饭菜，还要煮猪食，拌鸡食。猪早已听到动静，哼哼拱着圈门，鸡、鸭也伸长脖颈，欢快地叫着。家的早晨，在沸腾声中开始，迎来简单快乐的一天。

多少个日日夜夜，母亲们回到家中，先是摘取头上的头巾，用力拍打身上的尘土，然后进屋、做饭。她们坐在灶台前，拉着风箱，风箱咕咕咕咕清唱着，吹得灶膛的火呼呼燃着，火光映红她们的脸。夏天，灶膛里柴火熊熊，灶口热浪滚滚，母亲们汗流浃背。冬天，烟囱里灌进呼呼的北风，灶火被浓浓的烟雾弥漫着，常常熏得她们直淌眼泪。年复一年，她们坐在那代人无法解脱的习惯和传统里，坐出一个家庭的温馨，坐大自己的儿女，坐老时光，苍颜白发……

农家的孩子，都是在灶台边上长大

的。饥饿的年代，虽说缺少米面，终年的粗茶淡饭，照样能把小肚子吃个溜圆。几根嫩玉米、几根红薯、几头大蒜，片刻便可享受喷香的烧烤。几棵马齿苋、几只野蘑菇，还有几条小鱼、几只螃蟹、几只河蚌，几碗田螺，令人胃口大开，回味无穷。那时的灶台，是唯一能使我们脸上闪过健康光泽的生存之土，给苍白的日子带来一丝生活的色彩。

许多个黄昏，小伙伴们在村北岭上割完草，看夕阳的余晖笼罩下的村庄，看一缕缕炊烟袅袅升起，我们知道炊烟下面的灶台前，是在忙碌着的母亲。看到每一缕炊烟，我们的心里便充满温暖，回家的脚步也格外有力。

灶台出生民间，承载着农家人的深情厚谊。每逢喜事，灶台坐在院子，左邻右舍蜂拥而至，帮衬着主家做事：刷碗的刷碗、洗菜的洗菜、烧火的烧火、劈柴的劈柴，有条不紊；还有切菜的、刺肉的、调料的、掌勺的，系着围裙，搭着毛巾，围着灶台，炒炸煎煎，忙得满头大汗，不亦乐乎。两座大灶台轮番使用，灶膛炉火旺旺，或炖或煮的大铁锅里，汤水翻滚，热气腾腾，肉香扑鼻。整座院子，宾来客往，笑语喧哗，回荡在整个小村的上空。

灶台吃的是柴草，奉出的是美食。善良、勤劳的农人怀有对土灶的感恩与敬畏，总在过年时，灶墙上的“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旧了又新。特别是春节，母亲们将灶台打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丝烟熏火燎的乌黑；灶上器具，灶前柴草，也总是码放得整整齐齐。灶膛里一整天都不熄火，柴火噼啪的燃烧声、锅铲有节奏的翻炒声，成为村庄里最和谐动听的声音。父亲们将盛出的第一碗饭，虔诚仰面高举致敬天，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全家股安。

久居城市，常常抑制不住对灶台做出的那种味道的怀念。灶台、柴草、烟火、饭菜、人家，这极具画面感的生活场景，每个远离故土的乡人都会铭记。它是生命深处的胎记，是家乡的味道、慈母的味道，更是根植在心底的情愫。

一口灶台，炊烟袅袅，饭菜飘香，曾燃起农家红火的日子。而今，灶台成为一个温暖的词，常常燃起游子炽热的乡愁，总把一颗思乡的心焐得暖暖的……

认尸启事

受助人员无名氏，男，65岁左右，身高约145cm，因病于2016年3月12日20点20分抢救无效死亡。经我站多方查找始终无法查清其身份，有亲属或知情人见报后，请速与舞钢市社会救助站联系（0375-8207995），三十日后如无人认领，将按无主尸体处理。

受助人员无名氏，男，55岁

左右，身高约145cm，因病于2016年3月13日16点37分抢救无效死亡。经我站多方查找始终无法查清其身份，有亲属或知情人见报后，请速与舞钢市社会救助站联系（0375-8207995），三十日后如无人认领，将按无主尸体处理。

舞钢市社会救助管理站
2016年3月15日